

老孟那些 酒事儿



谢冕
贺绍俊

总策划
主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老孟那些 酒事儿



谢
贺绍俊

总策划
王编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孟那些酒事儿 / 贺绍俊 主编. 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209-09954-7

I. ①老… II. ①贺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53707 号

老孟那些酒事儿

贺绍俊 主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sd-book.com.cn>

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32 开 (146mm × 210mm)

印 张 5.5

字 数 102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

I S B N 978-7-209-09954-7

定 价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老孟那些酒事儿	谢 冕 / 1
泥做的男人、水做的女人以及酒做的老孟	贺绍俊 / 7
老孟醉酒记	张志忠 / 17
酒人列传之老孟篇	靳大成 / 23
老孟那些酒事儿	徐文海 / 37
朋友与酒友	荆永鸣 / 45
我与“孟爷”酒趣的情愫	夏 敏 / 53
文坛及时雨，酒界快活林	陈福民 / 59
孟哥酒史戏说	蒋 寅 / 73
酒神老孟	肖 鹰 / 85
酒徒行录	陈剑澜 / 91
老孟的酒事儿	吴 玄 / 97
魏晋风度与学问及酒之关系	李云雷 / 103
孟老的酒事儿	石一枫 / 111

老少咸宜的人	魏 微 / 117
一棵“醉酒”的芦苇	朱文颖 / 123
老孟一杯一杯复一杯	黄咏梅 / 129
以宗教般的热忱恋恋红尘	邵燕君 / 135
老 孟	高秀芹 / 145
老孟的日语	岛由子（日本） / 151
酒与学问	孟繁华 / 155



谢冕 1932年生，福建福州人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著名评论家，新诗批评和诗歌理论研究卓有影响，出版有《共和国的星光》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《谢冕编年文集（全12卷）》等。20世纪90年代初收孟繁华为博士研究生。

老孟那些酒事儿

老孟就是孟繁华。老孟是他的朋友们对他的“敬称”。在北大的前后同学中，不论辈分、无分年序，大家一律都这么称呼他，甚至我们这些非常“嫡系”的他的老师们，如我本人和洪（子诚）先生，也毫不例外。大家习以为常，毫未见怪。老孟听见别人（包括老师）这么叫他，也认为理应如此，一律敬谢不敏。

老孟名气大，不是因为他学问做得好——在他的同学中，学问做得好的有的是，他们也没轮到老孟这么风光，再说，也不因为他年龄稍大——年龄再长，能比得过他的老师们吗？说透了吧，老孟的声名显赫，多半是因为他平生嗜酒。

说起老孟嗜酒，也并非他的酒量有多大，而是他喝酒之后的故事多，亦即这里的题目所显示的“酒事儿”多。老孟遇场必喝，每喝必醉，每醉必有“故事”。老孟就这样，随着他的“酒事儿”的增多而名扬海内。他的酒名，甚至超过了他的文名，这是很令业内的一些人心意失衡的。

老孟原先在中央电大当老师，后来不知怎地心机一动，就来了北大。开始做进修教师，不过瘾；接着做访问学者，还不过瘾；后来干脆就当上了博士。其实老孟一旦进了北大，压根儿就没想离开。他是下决心“赖”在北大不走了。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，老孟在北大，学问长进自不必说，居然结交了许多酒友，他的酒名是越来越大了。

老孟的那些酒事儿，我听到得不少，可谓如雷贯耳。但我亲历得并不多，因为我们之间毕竟隔着个师生的名分。记得那时“批评家周末”的聚会，会议之后照例有一个饭局，饭局之后便有酒事儿。多半此前，他们总以“老师累了”为借口，把我们“支开”，接着就是他们的“花天酒地”了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得知的多半不是第一手的资料。

毕竟是亲密的师生关系，也不乏一些直接的见闻。记得一天深夜，我被电话铃叫醒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打电话的是一位年轻女性（后来知道是裘山山），她向我打听孟繁华的家在哪里。原来是老孟醉如烂泥，自己说不清了。当时在车上的还有张志忠，是军旅一班作家的聚会。老孟趁着酒意，向张志忠大吹北大如

何如何。张告诉他：老子在北大的时候，你不知还在哪里呢！那晚是裘山山他们按照我提供的信息，把死猪般的老孟抬上了他的家。老孟对此浑然不觉。

还有一次，也是深夜。是他们“热情”地把老师“支走”之后，原先聚会的“家园”餐厅终于抗不住，要打烊了。据说，他们一伙围着北大周边连续换了好几个酒家，直至夜阑人静，天色欲晓。这时，所有的园门都已关闭，住在承泽园的肖鹰，住在圆明园的方明，住在镜春园的彭玉娟，所有的夜游者都回不了家了。至于老孟，他算是高人一等，干脆就忘了家住何方——其实当时他就住在蔚秀园！

老孟醉后的常态是话多，即我们所谓的“上课”，且不厌其烦地“循循善诱”，往往历十数小时而热情不减。据说有一次，开始认真“听课”的有十多人，后来谁也抗不住了，也就悄悄地退场，妙的是老孟竟然浑然不觉，照讲不误。最后剩下了两个“好学生”：谢有顺和杨克。再后来连文质彬彬的谢有顺也溜了，剩下个杨克负责把老孟送到家——因为老孟照样忘了家在何方！

老孟因酒误事的次数多不胜数。最妙的一次，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包明德先生亲自告诉我的。他是当日事件的亲历者，应该不会有误。这一天是文学所的例会日，上午各研究室分别开会，下午，前半段是室主任汇报。老孟时任主任高位，应当参加，后半段是党委会，老孟不参加。中午，是著名的“酒协”的例会。老孟依然发挥得极好。待到饭饱酒酣，老孟猛然想起了下

午的主任会议。他跌跌撞撞地进了会场，大家都用惊异的目光看他。老孟似乎还沉浸在他的酒意之中。包明德毕竟是书记，知道老孟“这下崴了”，偷偷地捅他身子，告诉他现在开的是党委会。老孟吓得酒醒一半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搭讪着说：“你们接着开，接着开……”然后狼狈地退出了会场。大家深知老孟，彼此会心一笑。

老孟酒事儿特多，民间流传得更多。我身为老师，惭愧得很，毕竟知之有限。有人爆料说，老孟酒酣，除了“上课”动口之外，也有动手的时候——无端或有端地打人或被人打的都有。老孟酒醒后往往追悔莫及。他对我说过，实在有损形象，于是决心戒酒，弃旧图新。

老孟终于戒酒了。老孟一戒酒，同学们和老师们见到“面目一新”的、与平日行止迥异的老孟，仿佛是见了大观园里那个丢了通灵宝玉的宝二爷，满桌的酒菜顿时都失去了滋味！大家一边虚情假意地祝贺他戒酒成功，一边又不免“心怀恶意”地盼着他的失败。

老孟果然不负众望，很快，也许就是下一次餐叙，酒照喝，“课”照上，该演出的故事照演。大家一面嘲笑他，说他正应了华君武老先生的那幅“戒烟图”，一面又为他的故态复萌而心中窃喜。

充满了酒意的老孟，同样充满了童心和真趣，酒里酒外的老孟非常可爱。离开了酒意的老孟，往往又使举座不欢。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地矛盾着，同时又这样地“痛苦”着。

山高月小水落
石出
子瞻



酒家速寫

子瞻





贺绍俊 1951 年生于湖南长沙。曾任《小说选刊》主编，后辞去主编随孟繁华去沈阳师范大学做特聘教授。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。

泥做的男人、水做的女人以及酒做的老孟

贾宝玉说，男人是泥做的，女人是水做的。大家都认为贾宝玉说得太精辟了。的确如此，贾宝玉一句话就把咱男人的形秽之处点了出来。不过我觉得贾宝玉毕竟还比较年轻，阅历不够，所以他总结得还不是十分全面，比如他就没有发现，还有一种男人是酒做的。假如他阅历再长一点，遇到了咱们的老孟，与老孟喝过几场酒，他一定会感慨当年的总结还是太匆忙了些的。老孟是酒做的男人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老孟的确是酒做的。如果以酒论英雄的话，非老孟莫属，我们都甘拜下风。但我又要公正地说，老孟在酒上还是有欠缺的，这大概是用酒做老孟的时候，最后做得太匆忙了，漏了一

些必要的细节。比方说，老孟既然是酒做的，就应该什么酒都喜欢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，老孟最爱喝的是啤酒，白酒他也喜欢，但对葡萄酒很不感冒。葡萄酒是多么高雅的酒呀！酒桌上要是上了葡萄酒，他先是皱皱眉头，又不好拂了主人的盛情，勉强端起杯与人们干了，然后就坚定地说，上几瓶啤酒吧。我因为爱喝葡萄酒，每逢这种场合，就不能容忍老孟如此轻慢葡萄酒，便要与老孟舌战一番，我痛陈葡萄酒的高贵品格，还嘲笑他喝葡萄酒就像喝啤酒一样满杯一干而尽，完全品尝不到葡萄酒醇正的口感。这时候老孟马上变了一张面孔，把自己打扮成祖宗三代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似的，还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无产阶级写作。至于黄酒，老孟则是深恶痛绝，认为就像喝中药一样。偏偏我又是特别欣赏黄酒，所以轮到餐桌上只有黄酒的时候，我就很看不起老孟了，如此歧视黄酒，还能算是酒造的身坯吗？我曾经尝试改变老孟对黄酒的偏见，把黄酒温到恰到好处，又加入话梅、姜丝，让它的口感更加生动，然后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还以身作则，好言相劝，但老孟依然是孺子不可教也，这让我大失所望。久而久之，我才明白了，老孟虽说是酒做的，却必须加上一个限制词：烈性酒。既然老孟是烈性酒做的，那他对于那些绵软的酒类概不感兴趣，也就情有可原了。

谈到酒做的老孟，不得不区分一下酒的性别。烈性酒是酒里的男人，而黄酒、葡萄酒这些绵软的酒就是酒里的女人。东北的大老爷们儿，“大男子主义”很严重，言谈中不时流露出

歧视女性的情绪。老孟也是一个东北大老爷们儿，他歧视黄酒以及葡萄酒恐怕也是他的“大男子主义”在酒上的反映吧。不过，老孟毕竟是一名具有现代性的大学者，他在文学上根本就不歧视女性，甚至还对女性格外热情，在学术理念上，他早已把东北大老爷们儿的“大男子主义”清理得干干净净，只是在对待酒的时候残留了一点尾巴。烈性酒一般是指白酒，还包括洋酒中的白兰地、威士忌、伏特加。老孟对于各种烈性酒是来者不拒的，一杯下肚，就把他的性情点燃。不过老孟最爱喝的并不是烈性酒，既包括白酒，也包括洋酒。他最爱喝啤酒。有人可能会质疑我的结论了，你说老孟是烈性酒做的，可你又说他最爱喝的不是烈性酒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听我来解释。首先，用烈性酒做的人，不见得就要最爱喝烈性酒，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。其次，老孟最爱喝啤酒，恰恰证明了他不是烈性酒做的。因为，在我看来，啤酒也是烈性酒。啤酒虽然酒精度低，但它完全是靠酒精的味道来满足人们的味蕾的，不像葡萄酒或黄酒或各种果酒，掺进了其他东西的味道，这一点也与烈性的白酒一样，而且啤酒和白酒也都是从粮食中酿出来的酒，所以啤酒和白酒应该属于同一类型，这就是说，啤酒也是酒里的男人。当然与白酒相比，啤酒的酒精度低多了，它是一种缓释的烈性酒。喝酒是让男人的本性释放的过程。一大口白酒喝下去，马上就有一种烧心的感觉，因为酒点燃了男人内心被压抑的本性。啤酒是缓释的烈性酒，它会让男人本性的释放在过程中放慢速度。

綠酒一卮江上面

子愷畫



这大概就是老孟酷爱啤酒的重要原因。啤酒让他释放男性荷尔蒙的时间延长到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程度。

说老孟是酒做的，就在于酒几乎成了老孟生命的一部分。人们都说生命离不开水，但老孟是生命离不开酒。有时我们俩一起出去办事，疲于奔命，终于能在一个小餐厅里坐下来了，老孟喘口气说，渴死了，来两瓶啤酒吧。一瓶啤酒下去，老孟马上精神焕发。但我还是得要服务员来杯水，喝水才能止渴。说老孟是酒做的，并不是说他的酒量大得惊人，比老孟酒量大的人多了去了，但这些酒量大的人要和老孟比酒胆和酒德的话，多半都不及老孟。多年前我和老孟一起“闯关东”，落脚到了沈阳。沈阳人民的热情非常高，每天都有人我们接风洗尘，说接风洗尘是优雅的书面语，说白了就是喝酒。我知道东北人个个豪爽，喝酒玩儿命，有些怯场。老孟大包大揽地说，没事，我会打招呼的。我想到时候老孟一定会出面为我挡驾的，到了酒桌上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。老孟一闻到酒香，立刻就兴奋起来，老孟的兴奋还有一个特点，他要求周围的人必须跟着兴奋。他举起酒杯，说干了！他自己先是痛快淋漓地干了，然后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看其他的人是不是跟着他一块儿也干了。要是谁杯里还有剩余的酒，他不依不饶，一定要看着这人把剩余的酒喝净。当他这么做时，自然也不放过我。于是我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了。我也体会到老孟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高尚的酒德。他觉得我们俩来到沈阳，就像来到了别人的地盘，自然要放下身段拜把子，

在喝酒上也要先干为敬。老孟对我一番教诲，我也就心甘情愿地配合他在酒场上拼杀。老孟只要一上酒场，就斗志高昂，把东北大汉一个个都杀得片甲不留，但老孟自己有时也伤痕累累。几轮酒下来，我不忍心看到老孟总是带伤出战，便和他说，打仗要讲究策略，不能一味蛮干，以后每一次战斗要有明确目标，不要树敌太多，分散火力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取得胜利后马上收兵。老孟点头称是。问题是老孟一旦沾上酒就不听指挥，他的酒智压过了理智，关键时候，我频频给他使眼神，他却像痴呆了一样无动于衷。后来我只好改变策略，从敌方阵营里发现那些实力很弱不敢恋战的对象，预先做好他们的策反工作，让他们到时候举手投降，于是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战斗结束。要不为什么说老孟的酒德很好呢？这时候马上显现出来了，他不愿意靠这种计谋来躲过敌人的枪林弹雨。尽管他此刻舌头已经有些大了，吐词不太清晰了。但他还会说，不行，不行，怎么就结束了？一切才刚刚开始！再走一个！很快，大家不得不甘拜下风，一致认可了老孟的酒胆和酒量，也将东北学界酒林老大的桂冠拱手让给了老孟。

老孟自从当了东北学界酒林老大，真是尽职尽责，为提升东北学界酒林的名声办了很多实事。实事太多，不能一一道来，就说一桩最惨烈的吧。话说南方的姚文放，也是学界酒林高手，当以老孟为老大的东北酒林名声越叫越响时，姚兄自然也听到了，但他不以为然，声称要来东北比试比试。他来沈阳的行程